

学术前沿研究

隐喻研究与英语教学

侯奕松◎著



Y

INYUYANJIUYUYINGYUJIAOXU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术前沿研究

辽宁省教育厅高校科技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隐喻研究与英语教学

侯奕松◎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隐喻研究与英语教学 / 侯奕松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

(学术前沿研究)

ISBN 978-7-303-13180-8

I. ①隐… II. ①侯… III. ①英语—隐喻—研究
IV. ①H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9645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 mm × 235 mm

印 张：12

字 数：201 千字

版 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策划编辑：赵月华 **责任编辑：**杨帆 王强

美术编辑：毛佳 **装帧设计：**毛佳

责任校对：李茵 **责任印制：**李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序

隐喻作为一种复杂的语言现象，对其展开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隐喻作为一种认知现象，对其展开的研究则是20世纪后半期才开始的，并迅速引起西方学界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我国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外语教学研究者的关注，出现了许多相关的研究论文，但是还没有见到专门的论著问世。

侯奕松老师的《隐喻研究与英语教学》一书是我国第一本全面介绍和探讨隐喻研究与英语教学的关系的专著，论及隐喻研究对从英语教学整体到英语词汇、文化及其他各种能力培养的影响，是一本理论联系实际的好书。

我在跟侯奕松老师六年多的接触时间里，始终为她的敬业精神和钻研精神所感动。她是一名优秀的英语教师，更是一名很具亲和力的同事，在大连大学英语学院的师生中间口碑极佳。在她的专著即将问世之际，我谨向她表示祝贺，并祝愿她今后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汪榕培
2009年10月28日于大连

前　　言

这是一部介绍和探讨隐喻研究和英语教育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的书。隐喻研究是近 30 多年来在国内外迅速发展起来的跨领域研究课题。隐喻是一种复杂的语言和思维现象，从古至今的理论家对它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提出了不同的隐喻理论。昆体良的替代论、亚里士多德的比较论、理查兹和布莱克的互动论、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概念隐喻理论、福柯尼耶的合成空间理论以及韩礼德的语法隐喻理论都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隐喻现象进行了解释。如今，隐喻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是一种认知过程，是人类感知和构建客观世界诸种事物的一种重要认知活动。换言之，语言是隐喻的一种表象，隐含于这一表象背后的是一种深刻的人类思维行为。

隐喻对英语教育的促进作用体现在隐喻的人文教育价值、隐喻对英语创新教育的促进作用以及隐喻对英语课程改革的积极影响三个方面。隐喻是一种跳跃式思维，因而是一种创造机制。所以在教学中运用隐喻，有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哪里有语言，哪里就有隐喻。隐喻的无所不在性使得英语习得必然要涉及隐喻的接触、表达与理解。因此，隐喻及隐喻思维不可避免地在英语语言教学过程中发挥作用。隐喻在英语教育教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体现在许多方面。隐喻有助于英语词汇的教与学，能有效促进文化教学，有助于增强学生的翻译能力、语法能力和阅读能力，也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交际能力。我们知道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是外语教学的基本目标，而隐喻及隐喻思维的特点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可能和保证。正如王寅和李弘所指出的那样，隐喻能力、语言能力和交

际能力“三合一”的能力培养必将成为英语教育教学的最高目标。

纵观目前国内对隐喻的研究，多数是对隐喻理论层面的研究和论证，我们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或多或少对隐喻现象进行了分析。在与语言相关的领域中，英汉隐喻对比、隐喻在翻译和文学中的作用是当前研究最为集中的方面。令人欣慰的是，隐喻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已经引起了部分教育界学者的关注，比如已经出现一些有关隐喻对词汇教学和文化教学等方面的积极影响的论文。但是，对于隐喻在英语教育教学中的积极作用，对于隐喻能力培养的重要意义，对于隐喻对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的作用，我们的广大英语教师并没有普遍地认识到。至于如何切实地将隐喻理论有效地运用到英语教学实践中来，如何使隐喻能力的培养成为英语教学的一部分，我们的研究者们还没有形成全面系统的研究，我们的教育者们也还极少涉足。而本书正是要在这一方面做一尝试。本书通过对隐喻的发展及研究内容和层次的介绍使读者了解隐喻理论，了解隐喻的认知特征，了解隐喻对创新人才培养的作用，了解如何在实际教学中运用隐喻提高学生的词汇和语法水平，增强学生的文化能力、翻译能力、阅读能力以及语言交际能力。

本书的撰写遵循三大原则：一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也就是针对国内英语教育教学的实际需要介绍隐喻研究的最新发展及应用成果。二是研究和实践相结合。本书引用了大量的隐喻实例和教学实践情景，使阅读者在研究他人研究经验的同时，自己也有信心参与实践并有所创新。三是西方理论与中国英语教学相结合，即把最新的隐喻理论精髓纳入到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教学中来，发展成为符合中国国情的语言教学理论和实践。笔者相信，通过隐喻理论与英语教学的结合，隐喻思维以及由此形成的语言教学法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

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本书还得到本校及兄弟院校同行和学者的大力支持，在此也深表谢意。汪榕培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写了序，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本人受益匪浅，感激不尽。在编写过程中，本书除了参考一定数量的原著之外，还借鉴和参考了国内众多学者的专著和相关论述。重要的引文，本书都提供了出处（见书后参考文献），在此对所有列入参考文献的作者谨表感谢。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本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请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侯奕松
2009年10月于大连

目 录

第一章 国内外隐喻研究概述	(1)
第一节 隐喻的界定	(1)
第二节 西方隐喻研究的发展及主要理论	(3)
第三节 中国国内的隐喻研究	(15)
第四节 对国内外隐喻研究的反思	(23)
小 结	(25)
第二章 隐喻的研究层面	(27)
第一节 隐喻的本质和特征	(27)
第二节 隐喻的构成层面	(42)
第三节 隐喻的语义层面	(49)
第四节 隐喻的语用层面	(54)
第五节 隐喻的认知层面	(58)
第六节 隐喻的文化层面	(62)
小 结	(65)
第三章 隐喻研究与英语教学	(67)
第一节 隐喻与语言的关系	(67)
第二节 隐喻能力与语言能力	(75)
第三节 隐喻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79)
小 结	(96)

第四章 隐喻研究与英语词汇教学	(98)
第一节 词汇的隐喻认知观	(98)
第二节 隐喻与词汇的语义变化	(105)
第三节 隐喻对英语词汇教学的启示	(111)
小结	(121)
第五章 隐喻研究与文化教学	(123)
第一节 隐喻与文化的关系	(123)
第二节 英汉隐喻文化比较	(134)
第三节 将隐喻纳入文化教学的重要性	(141)
第四节 隐喻在文化教学中的应用	(144)
小结	(149)
第六章 隐喻研究与语言能力教学	(150)
第一节 隐喻研究与英语翻译教学	(150)
第二节 隐喻研究与英语语法教学	(160)
第三节 隐喻研究与英语阅读教学	(165)
第四节 隐喻研究与英语交际能力教学	(170)
小结	(176)
参考文献	(178)

第一章

国内外隐喻研究概述

“The greatest thing by far is to be a master of metaphor. It is the one thing that cannot be learned from others. It is the mark of genius.”
(到目前为止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成为隐喻大师，它是无法从他人那里学来的。它是天才的标志。)

——Aristotle(384 BC—322 BC)

第一节 隐喻的界定

西方关于隐喻研究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英语中的“metaphor”一词就是源自希腊语“metaphora”。这一词由两个词素组成：第一个词素是“meta”，意为“across”；第二个词素是“pherein”，意为“carry”。所以从字面上看，“metaphor”一词的意思就是“carrying across”，即“由此及彼”之意，这就隐含着隐喻必须涉及两种事物：一个作为始发点；另一个作为目的地。隐喻是用含蓄的手段将两个毫不相干的事物进行比较，其特点是把本体直接说成喻体而不用比喻词，有些修辞学专家干脆就把它称为“a compressed simile(简缩了的明喻)”。

隐喻的定义历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上的隐喻是将它与其他的辞格相区分。作为传统修辞学中的一个术语，狭义的隐喻也被称为语言隐喻(linguistic metaphor)。这种隐喻被认为是一种语义规则的违反，是一种正常语言的偏离，如在“John is a fox”一句中，“John”与“fox”的

义素[+human]与[−human]产生了冲突。乔姆斯基(Chomsky)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他认为隐喻就是违反“选择限制规则”。例如，“Theories must breathe(理论必须呼吸)”“The table was breathing(桌子正在呼吸)”就违反了选择限制。

《现代汉语词典》对隐喻作了如下的解释：隐喻，比喻的一种，不用“如”“像”“似”“好像”等比喻词，而用“是”“成”“就是”“成为”“变为”等词，把某事物比拟成和它有相似关系的另一事物。

《文学术语词典》对隐喻的定义是：“A figure of speech in which one thing is described in terms of another. The basic figure in poetry. A comparison is usually implicit; whereas in simile it is explicit”，即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法，其中一种事物通过另一种事物来描述，常用于诗中，这种比喻通常是隐含的，而明喻则是一种明显的比喻。

由此可见，隐喻是基于两种毫不相干的事物的某一相似点，而把一个事物的名称转用于另一事物。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说过，每个隐喻都是一个谜，可以说，理解隐喻的过程就是一个解谜的过程，需要发挥人的主动联想性思维。

从广义上，亚里士多德曾将一切修辞现象称为隐喻性语言(metaphorical language)。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给隐喻下的定义是：“隐喻是把属于别的事物的词借来做比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使用类比”。(罗念生，1986)他认为隐喻与明喻一样，都是一种不同事物间的对比，是一种修饰性的语言使用现象。

莱考夫(Lakoff)等人的隐喻概念也比较宽泛。他们把明喻(simile)、换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引喻(allusion)和反语(irony)等修辞方法都当成隐喻。布莱克还将谚语(proverb)、讽喻(allegory)、谜语(riddle)也视为隐喻。安提拉(Anttila, 1994)认为隐喻通常被视为基于两事物间功能上的相似性，可以包括通感(synesthesia)、明喻(simile)、讽喻(allegory)、寓比(parable)等。

总之，如今隐喻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从根本上讲，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隐喻性思维是人类认识事物，建立概念系统的一条必由之路，是人类感知和构建客观世界诸种事物的一项重要认知活动。研究隐喻，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研究隐伏于人类大脑里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的发展过程。在人类的日常语言交际过程中，隐喻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是人类借助对客观世界某一领域的认知来诠释或解读另一领域的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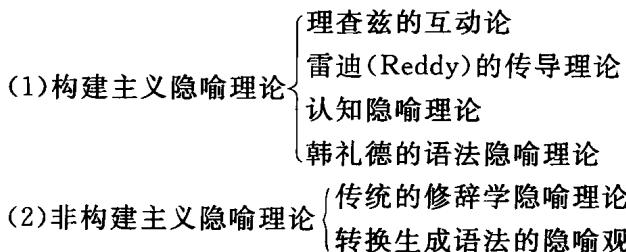
第二节 西方隐喻研究的发展及主要理论

纵观西方历史，隐喻的研究曾出现过许多不同的理论和观点，如昆体良提出了“替代论”、理查兹提出了“互动论”、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特纳(Gorge Lakoff & Mark Turner)的“概念隐喻理论”把隐喻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合成空间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使得隐喻理论的发展达到新的高潮。束定芳与汤本庆在《隐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研究课题》一文中指出，隐喻史上的“替代论”“比较论”以及现代隐喻理论中的“互动论”“映射论(即概念隐喻理论)”“合成空间理论”等都是旨在解释隐喻工作机制的理论，大部分对隐喻的研究都集中在隐喻的理解过程上，因为这实际上是解释隐喻的奥秘所在。在研究隐喻的理解过程中，人们一方面关心隐喻理解所涉及的外部因素；另一方面关心隐喻的内部机制的作用过程。(郭丽，2007)

一、西方隐喻研究史的划分

隐喻是一种复杂的语言和思维现象，理论家对它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提出了不同的隐喻理论。要将从古到今的各种隐喻研究的理论及研究角度进行梳理，这一工作非常复杂，因为隐喻研究的理论多、文献多而且学科广。到目前为止，许多中西方研究者试图从以下不同角度去进行这一工作：

奥托尼(Ortony, 1979)将隐喻理论分为构建主义隐喻理论和非构建主义理论。按照他的分类，目前较有影响的隐喻理论可以这样划分：



还有的学者从隐喻研究的时间角度出发，把各种理论逐一罗列出来。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应是霍克斯(Hawkes)。他在《论隐喻》(Metaphor)一书中，把隐喻研究的时间段分为：

- (1) 古典时期的隐喻观；
- (2) 16世纪至18世纪的隐喻观；
- (3) 浪漫派文学时期的隐喻观；

(4) 20世纪的隐喻观。

该书时间线路清晰，内容融合了文学/文论(尤其是诗学/诗论)、哲学、语言学以及人类学对隐喻的研究。(Hawkes, 1984)

有的学者从隐喻研究的学科角度出发，把各种理论进行学科归类。束定芳把隐喻研究归纳为：(1)修辞学研究；(2)语义学研究；(3)多学科研究。

蒋光友(2005)尝试归纳出隐喻的分学科研究纲要，他的分类如下：

(1) 隐喻在文学/文论，尤其是诗学/诗论中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历史悠久，可资利用的文献非常丰富，包括古典时期的人物，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贺拉斯、郎吉努斯、昆体良等的隐喻观；浪漫派文学时期的人物，如雪莱、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的隐喻观；结构主义时期的雅各布逊等的隐喻观以及后结构主义时期的德里达等的隐喻观。

(2) 隐喻在哲学中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洛克、笛卡尔、尼采、维柯、孔狄亚克、卢梭、卡西尔等哲学家关于隐喻的论述。

(3) 隐喻在人类学、神学中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重点关注沃尔夫、萨丕尔、弗雷泽、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类学家、神学家关于隐喻的论述。

(4) 隐喻在符号学中的研究。法国符号学家利科从符号学的角度系统地论述了隐喻，其撰写的《隐喻的统治》(The Rule of Metaphor)堪称这一领域的代表作。

(5) 隐喻在语言学中的研究。这一方面涉及隐喻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研究。不同的理论、众多的文献是这一领域的特色。列文森(Levinson, 1983)指出，以亚里士多德的隐喻观为基础的“比较观”和以理查兹、布莱克两人的隐喻观为基础的“相互作用观”属于语义学研究；格莱斯根据合作原则的研究则属于语用学研究。此外，从语用学角度进行隐喻研究的还应该包括塞尔(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威尔逊和斯波泊(Wilson & Sperber)的关联理论。另外，戴维森(Davidson)的“隐喻不表达什么特别意义”的理论(no-meaning theory)也属于语用学研究。此外，韩礼德从功能语言学的视角提出了“语法隐喻”这一概念，并在其代表作《功能语法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中专章论述。

(6) 隐喻在认知科学中的研究。在当代，布莱克和奥托尼率先开始了隐喻认知研究，随后，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惊世之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系统地论述了隐喻和认知的关系，标志

着“认知隐喻”研究的全面展开。与此研究有关的巨著相继问世，如麦克科麦克(MacCormac)的《隐喻的认知理论》(A Cognitive Theory of Metaphor)，莱考夫的《女人、火以及危险事物》(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约翰逊的《心中之身》(The Body in the Mind)，莱考夫和特纳的《超越理性：诗歌隐喻导读》(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英都基亚(Indurkhyā)的《隐喻与认知》(Metaphor and Cognition)等。

(7) 隐喻在政治中的研究。这是一个很有趣味但同时又很严肃的领域。西方古典修辞学与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关系、隐喻的审美和政治教化的功能问题等都是相关学者研究的话题。

(8) 隐喻的应用研究。该领域涵盖的内容也很广，到目前为止，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隐喻与语言的特性，如语言的隐喻性特征问题；隐喻与语言结构，如“语法化”问题；隐喻与语言的象似性；隐喻与语言教学；隐喻与文化差别；隐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隐喻与人工智能；隐喻语料库；隐喻理解的实验研究；隐喻与失语症和语言病理学研究；隐喻与联觉；隐喻与词源研究和文字考古；隐喻与话语策略等。

尽管这种分类比较细致，但是由于隐喻研究的历史悠久，研究方法各不一样，涉及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几乎所有学科都参与其间，想穷尽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所有论题的想法或尝试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此不妨以隐喻学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代表人物和标志性理论为界标，按照时间将隐喻研究的发展历史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

(1) 大约从公元前 300 年到公元 20 世纪初，时间跨度为两千多年。代表人物是亚里士多德和昆体良。主要理论是亚里士多德的“比较论”与昆体良的“替代论”。

(2) 约从 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包括从逻辑、哲学角度对隐喻的语义研究。以理查兹和布莱克为代表的“互动理论”打破了隐喻的修辞学研究疆界，跳出词汇层面，进入了句子层面的研究。

(3)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包括从语言学的角度对隐喻的语义研究到认知心理学、哲学、语用学、符号学、现象学、阐释学等角度对隐喻的多角度、多层次研究。莱考夫和约翰逊(1980)等人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科特(Kittay, 1989)在《隐喻：其认知力与语言结构》一书中提出了“透视观”，提供了“对目标概念的透视”。从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福可尼耶(Fauconnier)

er) 和其认知语言学研究中心的同事们大大地发展和完善了关于语言的认知理论，将心理空间理论发展为合成空间理论。

(4)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英国学者卡梅伦和洛 (Cameron & Low) 合编出版论文集《隐喻的研究和应用》(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标志着隐喻研究已经步入应用性研究阶段，开始注重隐喻与语言教学的联系。

二、西方隐喻研究的主要理论

(一) 昆体良的替代论

1. 主要观点及影响

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在公元一世纪提出了“替代论”。他认为，所谓的隐喻实际上就是用一个词去代替另一个词的修辞现象，表示代表彼事物的词完全能替代表示此事物的词，而且往往是以同一域里的一个词来替代另一个词，如在“John is a lion”一句中，“lion”是用来替代直接说法“a courageous man”的。

“替代论”观点可以归结为四点：一是隐喻是可以按照某一个词的本义来说明某一事物的，隐喻义就是词义，而词义就是客观实体。二是之所以出现词的替代，是因为出于语言修辞的需要，这就是说，隐喻的目的是为了修饰，隐喻“是一种‘附加的’、可有可无的‘装饰’(ornament)”，是对正常语言的一种偏离或违背。三是隐喻是借用一个词来替代另一个词，所以隐喻往往只有一种解读，而不太可能具有多义性。四是隐喻的句法构成特点只能是名词，因为“隐喻就是给一个事物起一个原本属于其他事物的名称”。(蓝纯，2003)

2. 局限性

由于昆体良的替代论把隐喻看做可有可无的“装饰”，所以按照这种理论往往无法理解和解释在文学作品出现的那些隐喻所表达的无可比拟的效果。因为如果把这些隐喻更换掉，语言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显然，这些理论在语言的运用中是站不稳脚的。

当代隐喻研究表明，隐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不仅存在于语言，而且存在于思维和行动之中。我们平时的思维和行动所依据的概念系统在本质上是隐喻的。隐喻建构我们感知、思维和行动的方式。在隐喻的解读方面，其意义是动态和开放的，这是因为不同经历的人对语言的理解是不同的，往往是在新的证据的基础上进行不断修正的过程。既然说话人都有独自的经验，必然以各自独特的不相同的方法解释同一个词。(胡壮麟，2004) 在语言交际中，有时为了避免词的重复或其

他语用目的，常常会发生词与词之间的彼此替代现象。但是，现代隐喻理论研究表明，词与词之间的隐喻不完全是为了替代，而是隐喻使用者以经验为基础的对客观事物一种独特的感知。此外，隐喻不仅仅有名词性隐喻，根据隐喻的句法构成特点，隐喻还有动词性隐喻、副词性隐喻和介词性隐喻。由此可见，昆体良的“替代论”尽管在开展语言隐喻的研究上跨出了可喜的一步，树立了隐喻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可其缺陷是明显的。

(二) 亚里士多德的比较论

1. 主要观点及影响

“比较论”也可以称做“相似论”(the Similarity Theory)或“类比论”(the Analogy Theory)。“比较论”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21--25 章)中有详细论述：“Metaphor is the application to one thing of a name belonging to another thing. (隐喻就是把彼事物的名称用于此事物)”。他认为“隐喻是把属于别的事物的词借来做比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使用类比”。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使用类比”的观点就是指隐喻中牵涉两个概念之间的类比或相似性，这一点正是“比较论”的基点。隐喻的主要功能是修饰作用。亚里士多德认为善于运用隐喻这一语言艺术的人是天才，他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the greatest thing by far is to be a master of metaphor.”

亚里士多德的“比较论”强调，隐喻中两个概念(即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特征比较是构成隐喻解读的基础，是对分别源于两个不同义域里的词彼此之间的相似性经过比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联系。换言之，“比较论”认为，隐喻是某种相似性或类比的一种陈述，是某种压缩的或省略性的明喻。两个事物之间之所以具有类比或相比的可能性，主要是因为它们具有相似性，彼此之间具有可比较性。然而，“比较论”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一个明喻可以取得与其相应的隐喻一样的效果，而是主张从解读的角度看，明喻与隐喻的效果是相同的。明喻，即显性的比较，是具体表现隐喻性解读的方式，能彰显作为隐性比较的隐喻所潜在的解读过程。

“比较论”的影响并不亚于“替代论”，其影响之深之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替代论”。时至 20 世纪 70 年代和 90 年代，乃至 21 世纪之初，仍然有学者坚持隐喻的“比较论”观点。胡壮麟在其《认知隐喻学》中简要阐述了各家的观点：Barfield(1973)就认为“隐喻当然是一种修辞语言的形式，即把一种未知的或知道很少的词语，与知道较多的词语比

较，从而让后者说明前者。”Abram(1993)也声言：“隐喻是一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比较，如‘He is the rock of Gibralter’”。Harris(2001)在21世纪初依然声称“隐喻是一种比较，极具想象力地将一个事物由另一个不相似的事物认同，将后者(喻体或意象)的某些特性传送或归属于前者。与明喻或类推不同，隐喻肯定一事物就是另一事物，不是仅仅相似而已”。这三位学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均肯定了隐喻的“比较”特性。由此不难看出，隐喻的“比较论”观点在隐喻理论研究中是根深蒂固的。(胡壮麟，2004)

2. 局限性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比较论”所存在的缺陷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拿 Barfield、Abram 和 Harris 这三位学者所持的观点来看，其不足之处也是较为容易发现的。Barfield 认为隐喻是将一种未知的或知道很少的词语与知道较多的词语相比较，从而使后者能说明前者。这就是说，隐喻常常是借用人们熟知的始源域来说明人们不太熟知的目标域。这一看法其实并不适用于隐喻的全部情况，因为在实际的隐喻使用中，始源域并不一定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尤其是新奇的隐喻，更是人们平时不熟悉或很少使用的。Abram 所谓的隐喻的比较性体现于一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观点也有明显的漏洞，因为在隐喻中，并不是来自输入空间的所有元素都会被投射到合成空间，而是一种有选择的投射，或者说是一种部分投射。由此可见，隐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一事物与另一事物的比较。Harris 关于隐喻是肯定一事物就是另一事物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落入了 Abram 的窠臼，因为隐喻不是以一事物来肯定另一事物，而是借助隐喻的语言表达来洞悉隐喻性概念的本质。莱考夫、约翰逊和塞尔(Searle, 1981)指出，比较性的陈述是建基于意义的不可分割部分，而相似性的陈述是建基于推理原则(the principle of inference)，“比较论”的不足之处就是对这两者未曾作出严格的区分，因为推理原则是隐喻使用者和隐喻受众理解隐喻的基础。

(三)理查兹和布莱克的“互动论”

20世纪30年代，英国文学批评家理查兹发表了《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首先提出了隐喻互动(Interaction)理论。布莱克在其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互动理论，使其成为自昆体良的“替代论”、亚里士多德的“比较论”以来最有影响的隐喻解释理论。

1. 主要观点及影响

隐喻互动论的主要观点是：隐喻中有本体和喻体两个概念，两者应被看成是“普通相关事物的系统”(systems of associated commonplaces)，

或“隐含意义复合体”(implicative complex)。在“A 是 B”形式的隐喻中，喻体概念系统中所包含的隐含意义被投射到本体概念上，以这种方式来选择、抑制和组织本体的概念特征。两个概念之间的交互作用产生下述三种过程：

- (a) 本体概念激发喻体概念的某些特征的选择；
- (b) 促使构建适合于本体概念的隐含意义复合体；
- (c) 促进喻体概念的平行变化。

因此，隐喻激发接受者积极主动地接受意欲表达的内容。所以，隐喻是一种语言行为，要求接受者具有敏锐的领悟力和创造性反应能力。例如，“Man is a wolf.”对这句话的理解要求听话者回忆与狼有关的各种基本特征，通过它们来过滤、重新构建对另一个语义系统的知觉和范畴化。本体和喻体之间的交往是一种特征系统对另一种系统的甄别，从而产生对事物或者事件新的概念组织，或者新的观点。理查兹和布莱克认为，隐喻是一种新的意义的创造过程，是两个主词的词义互相作用的结果。

这样，理查兹和布莱克就把隐喻研究大大的推进了一步，他们的隐喻研究突破了传统修辞学将隐喻限制在词汇层次并将其看做一种对比和意义替换的修辞现象的局限，把隐喻作为一种语义现象并放到了句子层面进行考察，在更为广阔的言语环境中寻找隐喻意义的支点。这就使隐喻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层次。

2. 局限性

“互动论”突破了把隐喻仅仅作为一种词汇层次的修辞现象的局限，把隐喻的内部机制描述成两种不同的事物之间的互相作用。但是，“互动论”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虽然它指出了隐喻理解过程的性质，但是，对这一互相作用过程的具体特点没有充分地描写。此外，尽管互动论解决了隐喻中“语义失常”的问题，但用“缩短了的比喻”来解释隐喻，也就把隐喻定格在了隐喻只能是语言形式和修辞格上的问题，这样就把隐喻研究的发展限制在一个研究范围内。(束定芳, 2002)

(四) 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概念隐喻理论”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随着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及符号学理论、认知学理论等在西方的发展，哲学家、心理学家、符号学家等都开始关注隐喻这一特殊语言现象，并将此纳入其研究范围。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看，由于隐喻是最重要的认知工具及方法之一，它便与许多同认知科学相关的学科发生了联系。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隐喻研究者是符号学家艾柯、利科、哲学家塞尔和语言学家莱考夫。